

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

63

染輕容

野鳥啾啾，蟬鳴唧唧。時值七月，夏至剛過，小暑未到，正是江上水路氾濫，灘瀆堆僅只包袱大小之時，此時江水湍急，還藏著無形漩渦，饒是再有經驗的船夫也不敢下水，入蜀唯有陸路可行。

而蜿蜒曲折的棧道上，就有這麼個書生不辭千里而來，氣喘吁吁。

「蜀道難！李太白說的一點不假，柳飛卿啊柳飛卿，你可真是自討苦吃。」

這姓柳字飛卿的書生喃喃抱怨，他由唐都長安入蜀探親，從出發至今近月，卻還在七彎八拐的棧道打轉，本來落拓不羈的氣質也被磨成落魄不堪，紙扇隨隨便便的插在腰間，一頭飛蓬亂髮，也有好些日沒沐浴了。

其實不只李白，自古蜀道難，就有難上青天之說。若捨水路，從陸路由關中至漢中向西南入蜀，必由金牛縣這入蜀之咽喉，沿途經三泉、利州、劍州、緜州、凌州至成都，一趟下來，腳程快者亦需月餘。一路上不是腳踏山壁石磚，就是數百年歷史的陡峭棧道，尤其棧道與底下澎湃蒸騰的河水相距千仞，看的人怵目驚心，走的人如履薄冰，也難怪一路上半天不見人影，遑論傳說中的糞金之牛。

「……爾來四萬八千歲，不與秦塞通人煙。西當太白有鳥道，可以橫絕峨眉顛，地崩山摧壯士死，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……」

吟詩聲氣虛挾喘的傳來，登峰「壯士」氣喘又無奈。但背著包袱，撐著青竹杖，路還是得走，不然力盡糧絕，到時可真非一句「天梯石棧相鉤連」便帶過。

「……黃鶴之飛尚不得過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青泥何盤盤，百步九折縈巖巒。捫參歷井仰脅息，以手撫膺坐長嘆、坐長嘆……」

念到一半，上氣不接下氣，眼冒金星，還真有一股「坐長嘆」的衝動，「又聞子歸啼夜月，愁空山……愁……」

「其險也若此，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？」

吟的仍是蜀道難，聲音卻沉鬱有力，而且是由柳飛卿身後傳來。

他腳步一頓，回頭看到不遠一個背著筐的老者迎面而來。老者雖然白髮蒼蒼，卻健步如飛，一步抵得上他兩步，沒多久就走到他身後，他連忙側身讓路。

老者目光微瞥向他，柳飛卿被他瞪得有些心虛，轉身想跟上，沒想到驟然停下的腳步卻酸痛如鉛墜，一動就幾乎跪了下來。

「唉呀，不必行此大禮，老朽送你一程又何如？」

「啊？」

老者不容分辯，逕往他脅下一撈，頓時柳飛卿就像被挾著走的貨物般，足不沾地而行，直這麼「走」了一刻鐘，到一道山澗前才停下。

雖然停下，腳步卻仍有些虛浮，他不禁回望適才幾個大彎道前的所在地，要是憑他剛才的速度，大概要走上半個時辰不只吧？

老者自顧自洗臉淨手飲水，柳飛卿默了半晌，對老者尚有些敬而遠之，暗自琢磨半天才開口。

「多謝前輩……呃，援手之德。」

「謝什麼，不然憑你這腳程，再走上半個月還過不了三峽。」

柳飛卿尷尬的清清嗓子，據說蜀地多修仙真人，看來他今天也碰上一個了。

「前輩方才施展的是仙術嗎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

柳飛卿當他承認，便打蛇隨棍上道，「前輩既是仙人，背上便是煉丹用的硃砂礦囉？」

由於道家始祖李耳與李唐皇室勉強算是同宗，因此道家在唐代所受推崇不在佛教之下。尤其唐代士人有隱居之風，部分沽名釣譽之徒，更視入山修道為做官的終南捷徑。所以久居長安的柳飛卿，可說自小耳濡目染，一眼就看出老者非是賣弄奇技淫巧的江湖術士。

讓人驚異的是，看來體積足有成人重的礦石，清矍的老者背來不僅輕若鴻毛，還行有餘力提著他走，即便不是仙人，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了。

喝過水，老者抹抹唇，指著背上的石頭開口。

「這些玩意，足足耗費了我一甲子的時間。」

「前輩專心致志，必有所成。」

「哈，錯錯錯，要是煉出個所以然，我早就駕鶴縮地飛過這鬼棧道，你還會看到我在這兒嗎？」

柳飛卿聞言一愣，卻也哈哈一笑，「但對我這凡夫俗子來說，眼前的清溪流泉就是瓊漿玉露了。」

山澗泉水清涼沁心，柳飛卿見老者言語可親，也放下心防，埋頭洗臉淨手，一口接一口水喝個過癮，恨不得整個人浸在裡面。

「老朽走這路走了三、四十年，就連你腳下哪塊木頭要鬆了都知道，何況哪裡有水喝？」

柳飛卿連忙移開腳步，果然腳下木板咿咿呀呀一陣，掉下許多木屑。

「在這一失足，可是不必駕鶴，就直接往西方極樂了吧？」柳飛卿猶有餘悸的道，但話未完，一陣陣淒厲的哀鳴就由遠而近而來。

「啊！啊！呀——」

柳飛卿聽得倒抽一口涼氣，腳步幾乎沒跟著重心不穩。

「啊啊！」

這回是另一邊的聲音，但山谷的回音很快讓人分不清先後，轉瞬周圍盡是鳴聲，渺渺裊裊，疑幻似真。

柳飛卿髮尾仍滴著水，一對眼驚疑不定的逡尋四周，但老者安然自若的樣子，又讓他覺得自己是否大驚小怪。

「這……是有人失足落崖了嗎？」

老者睨他一眼，「虧你適才說什麼『猿猱欲度愁攀援』，怎麼牠們就在你耳邊叫，反倒認不出來了？」

柳飛卿眨眨眼，又思忖半晌，才忽然領會過來。他早聞蜀地山間特產一種全身毛髮似金的金絲猿，其毛皮幾等於關外水貂珍貴；另一種常見於雜耍團的長臂猿，據說修到白眉成精者便通曉人語，跟人一樣懂七情六欲。

但無論是「猿」還「猱」，其共通點就是叫聲極似人聲，不少和柳飛卿一樣的外地人，甚至將牠們的身影誤以為是山間野人作祟，誠惶誠恐的跪地膜拜，惹出不少笑話。

「猿性狡獪，但極嗜酒，每以開封美酒一罈置於山間小路，旁佈陷阱，便可藉機捕捉，西蜀不少獵人皆以此法捉猿剝皮販售。」

「原來，晚輩今日真長見識啦！」

老者伸個懶腰，解下竹筐盤腿而坐。柳飛卿驚懼稍減，揉揉酸疼的腰間，也摸出乾涸的葫蘆，裝些山泉水以備旅途之需。

「既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，而浮游於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」

老者的聲音從後方傳來，悠悠懶懶。

柳飛卿背脊一震，直到葫蘆裝滿，才不疾不徐的接道：「人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即便殆矣，亦要遂一生之願。」

「好、好。」老者連讚了兩聲好，晶亮的雙目直盯著他，「看你眉目清秀，風塵中不掩逸氣，是個可造之才，索性跟了我學道吧！」

老者的語氣就像約他吃飯喝茶般簡單。

「前輩莫要說笑，我這俗人，腦子裡盡是酒色財氣，要我學道，無疑是對夏蟲語冰矣。」

柳飛卿苦笑，他雖視錢財為身外物，但還沒清心寡欲到出家學道的地步，至少平康里的姑娘們就第一個不放過他。

「是嗎？那真可惜啊……」

老者像惋惜，又像無可無不可的說道。

「本來老了，收個徒弟交代後事，也可以放心的走了，只是不忍見吾道不繼，埋諸深山，才懸宕至今。」

「說到底，前輩您也是『以有涯隨無涯』啊！」

柳飛卿突地接口，這回終於輪到老者一愣，「說的好，佛家所謂醍醐貫頂不外如是！不外如是！」

柳飛卿拎著葫蘆坐到老者身旁，指了指竹筐：「前輩採這麼多硃砂，想來猶然不放棄煉丹成仙？」

老者猶自撫膝大笑，見柳飛卿說話，才回過頭來，「非也非也，什麼金液、大小還丹，我早就斷了這心思。」

「那是……？」

「欲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，機相灌輸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」老者搖頭晃腦道。

這是太史公書對秦始皇墓內陳設的一段記載，秦始皇派徐福出海求仙不成，只好捨棄長生的念頭，轉而企圖在九泉下征戰四方，建立另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度。於是他不僅在陵墓廣設泥塑兵馬和青銅刀劍，並以水銀為山川星辰，流遍墓室上下，代表連死後都要納天地於掌間。

而從實際考量來看，水銀久在封閉空間中，蒸騰而出的劇毒蒸汽瀰漫墓室，更有警告敵人宵小切勿壞墓的作用，否則生前樹敵無數的始皇身後也不得心安。

「我孑然一身，煉丹不成，造個皇帝才有資格配享的陵墓閉目等死，也算是個世藝寄託，不虛此生。」

這話，連向來口舌便給的柳飛卿聽了，也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「此行君必有奇遇。」老者晶亮的眼，轉瞬回復原先的沉鬱光澤，接著伸手從竹筐中掏出個小包。

「今日你我有緣，阿堵物是老朽幾十年來信手塗鴉之作，應能有所助益。若你不願接受，丟了也好，過幾年燒了還我也罷，就當是了結老朽的心願吧。」

接著不待柳飛卿應聲，便手結刀印，往他眉心一點。

他頓時不省人事。

###

從渺無人跡的入蜀棧道，到摩肩擦踵的益州大街，似乎是一場夢般。

話說柳飛卿眼前一黑，等到醒來，老者想當然爾不見蹤跡，留給他的除了一包裹泛黃的文書符籙、小半筐朱砂礪，還有些看來像茯苓、枸杞、黃精製成的黑灰紅三色雜糧餅。柳飛卿推也無得推，還也無處還，只得收好書冊，背起筐，嚼著口味有些奇異的餅，依照老者塞在他掌心，親手繪製的路觀圖入蜀尋弟。一路上雖看來像個賣藥郎中甚於書生，但反惹來不少異族女子的青睞。

「前輩用心良苦，只怕我這紈袴子弟糟蹋他一番苦心。」

從族譜算來，柳家雖是正宗山東望族，但他家這分支僅在曾祖時出了個中書舍人，之後皆失意於考場，加上尊長早逝，門庭更是冷落。直到幾年前，胞弟柳維正登明經科第，詮選及格，好不容易論資排輩得了個八品小縣丞的官位，再熬一年熬上七品縣令，家裡一些遠房親戚才回復例行的噓寒問暖。但他這浪蕩成性的哥哥，依然是親族議論的對象。

就像是這回，隨性畫了幅牡丹託賣，竟被朝中親貴高價收購。而他得了錢，心血來潮，也沒雇人雇車，就這麼孤身上路千里探弟，隨時客死異鄉無人聞問。

「蜀地自古出奇人，說不定翊弟早找了個奇女子成家立業。好啊，我們柳家終於有後了！」長兄如父，柳家這大哥的幻想也如天馬行空。

蜀中自古以富庶器巧聞名天下，益州又是蜀中貨物集散地，不少吐蕃、南詔等鄰近國家的商人前來貿易，自然商業繁盛，各色人等雜沓。而柳維正所轄的縣雖偏僻，但好山好水，專產藥材和染織品，即使天高皇帝遠，日子該不會難過到哪裡。

縣城不大，縣衙自然亦不用多費時間找尋，才問了個守城卒，柳飛卿就輕易在天黑之前找到縣衙和現任縣太爺的所在。跟柳飛卿想像的一樣，不喜鋪張浪費的胞弟，就逕住在縣衙後堂偏廳處，身邊只有個自小照顧他兄弟倆的奶媽，生活簡單的近乎無趣。

「就算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也不必這樣大門洞開任人出入吧？」

柳飛卿站在半掩的紅漆木門前猶豫起來。雖說是自己弟弟的家，但亦不好這麼闖進去，只得探頭探腦往裡面張望，料不到小小縣衙前庭，竟擠了不下二十個人和一堆禮品、布帛，陣仗直像人家辦嫁妝。

「我們是『雲羅坊』的人，禮盒就擱在這嗎？」

「這是『飛雁坊』的禮單，請管家務必簽收。」

「不見不見，二少爺說不見客，你們一群人是聽不懂嗎？」

「主子吩咐，即使縣老爺不見咱們，禮也是一定要收下的」

「禮已經送到，小的就先告退，不叨擾管家了。」

「不收不收，一張紙都不收！你們兩家什麼坊都把東西拿回去！」

門裡傳來一群人的爭吵聲，身形略有些佝僂的老奶媽雖中氣十足，但一群人亦不善罷干休，僵持近一炷香的時間，不收的依舊不收，不走的還是不走，一時恐怕鬧個沒完。

「那就讓我來簽吧！」

柳飛卿大步流星的進門，取出隨身攜帶的狼毫，往墨盒點了下，便在兩家的紅禮帖上各龍飛鳳舞的畫了個花簽。「雲羅坊」和「飛雁坊」的領頭雖不知他是何許人也，但見縣老爺的乳母剎時收聲，也不阻止，也不罵人，便在確定禮物都各歸各收好後，就糾眾走人。

「總算都走了。」柳飛卿望著地上各依楚河漢界排開的兩行禮物，「翊弟這老實人又要你難爲了吧？」

有唐一代，爲官奉祿不多，別說一個七品縣令。官員們不是買田置產收地租，就是靠請託關說的錢銀放高利爲生，只要別太過份，同僚上級多半睜隻眼閉隻眼。柳飛卿雖不在官場，但久居長安，對這事早見怪不怪。

「大少爺？真的是大少爺？我沒眼花吧？」老奶媽揉揉眼睛，直到柳飛卿親熱的勾著她手，她方相信眼前的柳飛卿如假包換。

「當然沒，顧媽妳身體好得很，哪會眼花？」

「千里迢迢，你怎麼一個人就這麼來了？都快三十歲的人，做事還這麼莽撞，要是小姐知道，定要好好訓你一頓……」顧媽口中的「小姐」，就是柳飛卿去世已久的母親，可見從前她在家中的地位。

聽著顧媽嘮叨，柳飛卿也只得連連點頭稱是，以免事態越演越烈。直到顧媽喘口氣，他才敢開口：「顧媽，妳不如幫我們兄弟倆溫壺酒、下碗麵，炒幾碟小菜，幾年不見，我肚裡的饞蟲可是想得妳緊。」

「少貧嘴！」顧媽這才轉怒爲笑，「不過你們兩兄弟可別聊太久，子時前一定得給我上床。二少爺也是，每天三更半夜不睡，那一點薪水都不夠燈油錢……」

「知道知道，顧媽妳快去煮吧，我已經十幾天沒吃到熱騰騰的食物了。」柳飛卿抱著肚子，一副可憐蟲狀，顧媽這才搖搖頭去了。

送了顧媽到廚房，柳飛卿很快在後進找到書房所在，裡頭的人果然就如顧媽所說，正挑燈夜讀中。

「顧媽，東西都送走了嗎？」

「人送走了，不過禮收下了，可別要我拿去還啊！」

才剛推門進書房，柳維正便頭也不抬的問道；而柳飛卿也「唰」一下揚開紙扇，好整以暇的答。

「翹兄？」

「翹弟。」

「飛卿」是哥哥柳翱的字，同樣的，「維正」則是弟弟柳翊的字。哥哥小時候最愛「翊弟」、「翊弟」鬧著玩叫，久而久之，弟弟便稱哥哥為「翱兄」，外人聽來雖奇怪，可對他們兄弟來說，卻是再自然不過。

「怎麼會來的？」柳維正連忙闔上書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。

「想你就來了，柳青天大老爺不會不歡迎吧？」

柳維正握著兄長的手坐下，緊蹙的眉稍稍舒開。

沒多久，顧媽送上酒菜。兩兄弟一番敘舊，天南地北，柳飛卿免不了開懷大啖想念的家常菜，柳維正笑容下看來卻有些心事。

「晚飯吃了嗎？怎麼看你光喝酒？」柳飛卿邊呼溜溜吃著麵邊問道

「尚未。」柳維正搖頭，順勢夾了條四季豆入口。

柳飛卿從頭到腳打量胞弟一遍，「翊弟你可是清減不少，衣帶漸寬，該不會是思念哪個窈窕淑女吧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咳，那是公務繁忙？」

柳飛卿雙箸一頓，想起自己剛才越俎代庖的事，「還是擔心剛才送來的禮？我看都是些布匹、山珍海味才收下……」其實也有些垂涎那火腿、香菇、鮑魚啦。

「禮倒不是大問題。」

「那是什麼問題？」

「剛才來的『雲羅坊』和『飛雁坊』，兩家皆是本縣……不，益州數一數二的染織坊。」

「光是擺在你家廳邊的紗絹，看來就價值不斐。」柳飛卿放下空空如也的碗，興致盎然等胞弟細說從頭。

「自三國來，蜀錦以織功細密、色澤豔麗著稱，與越羅、楚練齊名，遠銷到占城大食等地；但一匹淨紗，只要織染出色，價錢隨時與錦緞比肩，而此二家就是織染的佼佼者。」

「哈，將『紗』字拆開來看，就是『糸少』，也就是『用絲少的織品』。紗之極輕者謂『輕容』，女子著來如天仙下凡，『嫌羅不著愛輕容』其來有自。」

回想起長安胡姬披著輕紗的翩翩舞姿，柳飛卿忍不住津津有味的道，但柳維正可一點都笑不出來。

只見他從榻邊移來個木匣，一打開，卻是一方豔紅手絹，若不是其神色嚴謹，柳飛卿幾乎要以爲是哪個癡心女子的定情信物。

「翹兄你從京都而來，有聽說皇上新納了位寵姬名喚意奴嗎？」

「意奴……啊，是陳婕妤嗎？本屬教坊，善操龜茲樂舞那位？」

柳維正頷首，「陳婕妤身處教坊時，以改編胡旋舞騰挪縱躍的舞步而蜚聲九州，皇上慕名請她在一次皇族宴會中表演，在座眾人觀舞後均神爲之奪，皇上更譽其爲『朕之高唐神女』。」

「確有此事，我聽她幾個姊妹說過。只恨緣慳一面，佳人已是金籠囚鳥。」

「但真正讓皇上心蕩神弛的，不僅是歌舞，還有西域的一種秘香，和你眼前的這『如意紅』。」

柳飛卿一挑眉，投給胞弟疑問的眼神，後者也不吊他胃口。

「秘香由麝香、母丁香、青木香、乳香、甘松、川花椒提煉而成，燃而薰之，讓人血脈運行加速，未舞而先迷；如意紅絲細若毫毛，長四丈無少，重卻未及四兩，織裙掛彩，輕搖飄飛，聲色香藝，亟遂耳目口鼻之娛……」

「難怪連閱女無數的皇上都拜倒在石榴裙下，破格召她入宮。」

柳飛卿喃喃稱道，柳維正一蹙眉，似乎暗指胞兄話說的太露骨。

「想不到賢弟你遠在西隅，對京都此等香豔美事竟知之甚詳？」柳飛卿折扇一揚，笑嘻嘻的道。

「愚弟我身為縣令，自然有其消息來源。」

柳飛卿被頂了一句，只好摸摸鼻子，自顧自道：「意奴紅……如意紅，難怪京都近幾月的紅紗都斷了貨。」他沈吟半刻，「雖說『舞衫沉麝香』，但大紅一遇沉麝，不過旬月即褪色，欲效仿者豈非大失所望？」

「那是指『紅花』染出的紅。」柳維正強調，「飛雁坊染紅秘訣，就在於色鮮不褪，遇香不毀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柳飛卿以食指挑起紅紗，紅紗在燈下照映，一種妖艷變幻的色澤，隨光流轉，飄忽游移，就如有生命的活物。

「振綉衣，披袿裳，襪不短，織不長，步裔裔兮曜殿堂，忽兮改容，宛若游龍乘雲翔，嬌披服，婉薄裝，沐蘭澤，含若芳……」腦海中，一幕幕佳人舞姿讓他悠然神往，恨不得躬逢盛會。

「這紗是前日飛雁坊送來的，在京都，這般大小的如意紅，值一千錢。」

「一千錢？」

柳飛卿陡從幻想中回神，不禁將紅紗舉高了些，即使他向來奉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為圭臬，也以為一千錢買方手絹實在奢侈了點。

但打著皇上新寵的名號，一匹看似平凡的紅紗，只要商賈略加炒作，頓時「長安紗貴」，多少京中名媛淑女即便不通樂舞，也要買一小段「如意紅」裁成雲肩、裙披轉幾個圈過癮，看看是否真有天仙的架式。

自然，價錢隨長短寬窄，有成千上萬之別。

「這『如意紅』便是飛雁坊的織品？」柳飛卿小心翼翼的將紅紗絹放回匣中，指著角落的雁型標記問道。

「沒錯，本地織染原以施家雲羅坊為首，附屬其他繡坊、綢布莊等。但施老爺過世後兄弟分家，大房仍名雲羅，二房則聯合其他繡坊另創飛雁坊。本來一重染工

、一重繡工，幾年倒也相安無事，但自從飛雁坊研發出秘製染紅法，紛爭便出。」

「那是兄弟鬩牆要你裁決？」兩家的禮物都所費不貲，自然是對柳維正這縣令別有所求。

「非也，施二爺在我上任之前，便因操勞過度病歿，如今飛雁坊由他的寡妻連夫人所掌，雲羅坊多番提出併購皆被嚴詞拒絕。於是施大爺上月告上官府，謂連夫人通結外人，意圖謀奪夫家財產。但連夫人表示坊中繡工皆是她由娘家帶來，秘製染法亦是她和先夫共同研究而出，反控大伯眼紅誣告。」

「的確棘手。」柳飛卿食指微勾，磨搓著下巴。

「論理，是雲羅坊理虧，但飛雁坊近年行事不無可議之處……」

「可議？」

「據說連夫人的秘製染料中，有人血的成分。」

柳飛卿雙目圓瞪，但不失理性的分析，「人血色乾則黯，或許是雲羅坊放謠言中傷對手？」

柳維正也讚同胞兄的話，「不過施大爺緊咬施二爺的死因疑點不放，由於當時案子並非我經手，所以還需一些時間調查。」

柳飛卿聞言領首，接著兩人同時啜了口酒。

「香紗美人，恩怨情仇，還真讓人費疑猜。」

柳維正一聽便知不對勁，才想開口，柳飛卿隨便按下他肩膀。

「反正我這閒人閒來無事，翊弟你這縣令既不便紆尊降貴，不如讓愚兄代你一探玄虛吧！」

###

雖是白吃白住，但柳維正這清得不能再清的清官，除了吃住，也行無餘力提供其他使費。況且他現是代弟「微服出巡」，也不能端著皇親國戚的架子招搖，只好

自立更生，一切從簡。

走上大街，柳飛卿挑出「師父」送他的硃砂礦準備換些現錢，沒想到鐵匠一眼就認出他手上是最頂級的鏡面硃砂——卻也是最難煉成水銀的硃砂礦——便給了他個好價錢，讓他足以買些丹青墨紙等營生工具有餘。

打聽了哪裡是縣城最熱鬧的地方，他口裡哼著小曲，便一路朝西市而行，手裡已多了幅寫著「問卜」的竹布幡。

「測字、占夢、金錢卦，畫符驅鬼另議！」

昨晚飲畢梳洗歇下，柳飛卿忍不住好奇，熬夜翻了幾本符籙識緯的書，驚嘆之餘，索性決定扮成雲遊方士的模樣打探消息。奈何一路邊走邊叫賣到西市，路上沒甚人搭理他這半調子白面神棍，大概他看來就一副書生混飯吃的樣子，反而附近幾個白眉道人生意好得很。

「早知道就買兩撇假鬍子黏一黏了。」柳飛卿不住抱怨，終於挑在幾家綢緞莊旁擺凳坐下，寬袖不住搵風。

「測字、占夢、金……」

「這裡有人嗎？」

「嗯？」

一個幡上寫著「風水擇吉」的書生樣人物走來，兩袖清風，失魂落魄，看來同是天涯淪落人。

「呃……我占了你的位置嗎？」

柳飛卿小心翼翼的問，來者搖搖頭，在他身旁的花圃坐下，拿出黃曆羅盤和幾張紅紙，也開始擺起攤來。

「我是被趕過來的。」他眼神暗暗瞥過另一邊大街上的幾個道士巫醫，柳飛卿頓時了悟。

「生活逼人，爲了籌旅費進京趕考，不得已才拋頭露面。」書生道，柳飛卿會

意的點點頭。

既然相濡以沫，自然話有投機。來人原來姓林，和柳飛卿一樣文人出身，平常只對經書曆法有些研究，既沒其他專長，只好偶爾替人算算帳，閒時擺攤讀書賺些外快。但他性格狷介，不見容於常據此地的「專業人士」，只好和柳飛卿一樣窩在橫巷小街，攤位自然門可羅雀。

「其實這裡樹蔭涼快，光線又足，算挺適合唸書的。」柳飛卿也只能這樣安慰道。橫巷後方不遠便是一道長堤，長堤外碧湖涼風襲人，湖心開滿蓮花，要是心情好，泛舟來個吟風弄荷也頗為愜意。

「唉。」

見他愁眉苦臉，柳飛卿只得住嘴，百無聊賴的望著周邊建築，正好橫巷轉角就是飛雁坊的總號。果然人潮出入如織，來往的盡是些貴族小姐，不然就是有頭有臉的商賈；而在更遠對街處的雲羅坊，看來就稍微遜色。

「那『飛雁坊』是賣珠寶首飾的嗎？怎麼一群小姐夫人進往裡頭擠？」柳飛卿一臉天真無知的問道。

林生目光動也不動的盯著手中的五經正義，嘴上回道：「是賣紗羅的。」

「賣布賣成這般光景也算前生有修了啊！」柳飛卿半真半假的讚嘆道，事實上光聽昨天那方紅紗的價錢，就已讓他欣羨不已。

林生沒搭話，柳飛卿也不以為忤的道，「難怪我前日入城，就聽說飛雁坊當家的連夫人美貌能幹，生財有道，夫死幾年，舖子的生意反蒸蒸日上，惹來本家大伯妒羨，還有人說她醜夫謀財，事情還鬧得挺大的？」

林生轉頭望他一眼，似乎有些不以為然。

「連夫人未嫁時，一手繡功已聞名蜀地，捧著大把聘金想娶她過門的布莊繡坊數不勝數，若她真有此意，也不會挑庶子出身，為人忠厚的施二爺下嫁。」

柳飛卿搔搔下巴，「那雲羅坊當家的施大爺又是何等人也？」

「施大爺為人僅看個『利』字，守成尚可，創新卻不足，學不來飛雁坊以各種

新花樣招攬客人。其弟過世後，便想坐享其成，迫連夫人交出染坊，但依法據理，連夫人都是名正言順的當家，施大爺便生造些理由鬧上衙門。」

林生說的柳飛卿都知道，只是比柳維正更清楚明白。畢竟柳維正身處官家，許多消息不比直接從民間打探來的確實。

「那有關人血染布、醜夫謀財的流言，林兄認為是子虛烏有囉？」

「連夫人在京中不少王公貴族撐腰，本縣柳縣令又非顛預可欺，雲羅坊陷她不入，放些流言壞其名聲，也不出奇。」

「林兄所言甚是。」雖然覺得林生有些偏幫連夫人，但聽到他稱讚胞弟英明果斷，柳飛卿還是與有榮焉的連連點頭同意。

「但城外飛雁坊染廠的後山，真不時傳出淒厲的叫聲呢！我三舅公住那附近，有次傍晚砍柴就親耳聽到，咿咿呀呀，像被刀子割似的，嚇死你唷！」

「因為那種鮮豔欲滴的紅色，只有『血』才染得出，還非得『人』血不可！」

「有人說是連夫人用丈夫的血試驗染紗，想不到染啊染的，施二爺失血過多，才年紀輕輕就病死。」

「咱們唐土也不是沒出過這事，還被個倭國和尚撞見，回去記在書上。」

「但外表看，連夫人可不像謀害親夫的狠毒婦人……」

不知何時，他倆的攤子前走來兩個提著菜籃的大娘，你一言我一句的接著他倆的話，一時繪聲繪影，恐怖異常。

「唉唷，兩位大娘午安！」柳飛卿連忙笑開一口白牙招呼客人。

「呵呵，兩位公子也好。」

「咱們初出茅廬，若有怠慢還請見諒。」

「哪裡的話！」兩名大娘笑的花枝亂顫，「只想不到兩位修道小哥對這些女人家閒話也有興趣。」

林生一臉被拖累的死魚表情，瞟了瞟身旁的柳飛卿，但後者巴不得她們說越多越好。

「連夫人看得出真疼他兒子，去哪兒談生意賣布都帶著他，我看過幾回，那娃兒還挺可愛的，就是調皮了點。」

「但她這麼疼小子，應該不會去害老子吧？我瞧，施二爺說不定是被施大爺毒死的，妳瞧施大爺現不是正謀著飛雁坊？」

「咳，兩位夫人不知有何貴幹？」眼見兩位大娘仍自顧自聊著，林生只好開口扯回正題，語氣僵硬。

「啊對，我家的床蛀了想換張新的，小哥你說什麼日子好啊？」大娘之一終於面向他嘻嘻笑道，他只得臉紅脖子粗的低頭掐指捏算，一邊往黃曆找適合「安床」的日子。

「原來連夫人和施二爺有所出？」柳飛卿趁機開口探問，閒在一旁的另一位大娘，當然十分樂意回答。

「當然有囉，施二爺在生時，夫妻倆感情好的很。像是夏天，傍晚就經常見到他們在後頭那碧湖划船遊玩。」

大娘指指柳飛卿身側不遠處的湖，果然波光瀲灩，山色如畫。

「施二爺過世三年啦，可惜死得太早，他們的兒子今年也八、九歲了吧？」

「好了。」

選定日子，林生將吉日吉時以端正的楷書寫在紅紙上。兩名大嬸拿了紅紙，放下一串銅錢，便喜孜孜的離開。

「開市大吉，恭喜恭喜！」

「託賴。」林生揣好銅錢，目光轉瞬黏回他那本五經正義。

柳飛卿翹著腳打量碧湖風光，一邊慢慢反芻適才得來的消息。看來兩家染坊都

有其背後勢力，若處理不當，隨時對柳維正未來的仕途不利。目下雖是雲羅坊施大爺因覬覦秘法，散佈流言構陷連夫人的機會較大，但他尚未親眼見過兩人，光憑二手消息，還無法做最後判斷。

「這裡的蓮花開早了……」

「是啊，開的挺好，再過不久就有蓮子吃了吧？」

柳飛卿想的入神，聽到人說話，便順勢的答，渾然不覺問話的是名陌生女子，直到女子轉頭盯著他，他才恍然。

「啊，抱歉，我在自言自語……」

女子挽著個盤桓髻，端莊幹練，看來不過三十光景。她打量了一下他身邊的招幡，思索了會兒才開口：「先生占夢嗎？」

「占，當然占！」見生意上門，雖然柳飛卿志不在此，但聊聊天，打發打發時間，賺些零用也是不錯的。

他拉開一張給客人坐的凳子，女子緩緩移步到攤位前，卻沒坐下。

一個管事模樣的中年人，從不遠處的側門閃身而出，手裡張著把油紙傘，大熱天時，想來是遮陽用的。

「夫人。」

管事將傘移到女子頭頂，女子點點頭，管事則一臉輕蔑的盯著柳飛卿的招幡。

「聽先生的口音，應是京都人士？」

柳飛卿大方承認，「不錯，前日從長安入蜀。據聞蜀地多仙跡，特來一遊。」

女子這才就坐，「請問先生，『夢』究竟是意有所指，還僅只是心裡願望想念的反映？」

「夫人這問題可說問的癡了。夢分十類，有直，有象，有精，有想，有人，有感，有時，有反，有病，有性。晝有所思，夜夢其事，乍吉乍凶，善惡不信者，謂

之意想之夢。若心無想念，怎會夜夢其事？」

女子聽得入神，幸虧柳飛卿向來嗜看雜書，隨手拈來，雖不引經據典，但也似模似樣。

「夫人，此等江湖術士之言……」

「無妨，先生請講。」

「差別僅在於『意念』深淺所致，是白日幻夢，還是另有深意之夢。前者如思慕權貴，封官拜爵的黃粱幻夢；後者就如曹孟德心繫魏之國祚，方夢得三馬同槽而噬魏的警夢。」

雖然說得流暢，但柳飛卿亦暗捏把冷汗，這位夫人看來非泛泛之輩，若是她再問深一些，他可就要把囊裡的讖緯書先拿出來背一背了。

「夫人能否將夢境詳細告知？」

女子略微猶疑，終於慢慢開口。

「近月，妾身爲同一個夢而困擾。夢中先夫低著頭，手持一朵白蓮，有時他頭一抬，眼一睜，我就醒了；有時我倆對望半晌，午夜夢迴，卻是……」

女子清了清嗓子，強自壓抑住嗓音，柳飛卿體貼的接著她的話道。

「另有種藉夢，就是所謂的托夢。先人若有心願未了，多會托夢親近之人以告知，不知尊夫生前可有未了之事？」

「我……不明白先夫所謂何意。」

柳飛卿拈起一支狼毫，彷彿當那是花莖般望著。

「雖然我是修道人，但佛家有這麼一個故事：佛陀在靈山上拈花示眾，弟子皆不明其意，惟摩訶迦葉點頭微笑，佛陀以其心心相印，便將一點妙心傳與他。」說「修道」有些心虛，但「拈花微笑」這公案確是他印象深刻的。

「所以尊夫手拈蓮花，是藉夢境想傳與夫人什麼訊息嗎？」

夫人深吸口氣，沒有回答，只是背過身，從管事那裡取來一頂帷帽罩上，道：「多謝先生指點，妾身在此謝過。」

接著吩咐管家放下十大串銅錢，便踱步上車離去，留下柳飛卿暗自不解。

「就這麼走了？」

「方才那女子便是連夫人。」林生突然拋來一句，驚的他猶如天雷殛頂。

「連夫人？！」

「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，所謂四者何？」

「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謹對。」

「這就對了，考試的時候，就當考官是一個個穿鼻開眼的西瓜，說什麼就照什麼對。進士嘛，一百個中一、兩個，考個三五七年也不算長；明經簡單些，有十分一的機會，但會被人瞧不起。」柳飛卿翹著腳，拈著塊豔紅的瓜一口口慢慢品嚐，以前他也是這麼告誡柳維正的。

「說的倒容易……」林生瞄了瞄柳飛卿桌上的半邊西瓜，擺攤第二天，從上午到現在，兩家都尚未開張。

「可惜啊，昨天錯過那麼好的機會……」吮了吮手指，舌上既有汗味的鹹和瓜味的甜。柳飛卿的聲音和天氣一樣懶洋洋的，腦子裡浮現昨日連夫人的身影。

看她的言談舉止端莊有禮，一雙眼精明內斂，的確就如林生所說，不似是謀夫害命的女子，但知人口面不知心，尤其她對親夫顯靈之夢似有難言之隱，又讓柳飛卿多了幾分猜疑。

「要是我真有占夢預卜的能力就好了。」

林生懷疑的瞅向他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功力再高深些，能解出她夢裡實質所指為何就好了。」他連忙改口，看來林生也是不容小覷的人。

柳飛卿將桌上四分一塊西瓜再對切了半，分了一塊給林生，林生也不與他客氣，抹抹手便大快朵頤起來。

「柳兄，你考過進士嗎？」

「嗯？考是考過幾次……」柳飛卿尷尬的乾笑，但不是爲了考上與否的問題，而是每年考進士，都是他大賺外快的好時機，所以每次都「捨不得」考上。

「說起考試，舍弟比我這愚兄上進多了，前些年考上明經……求了個出身，在吏部當個小給事郎，整天替大官跑腿當差，等著選官。」

柳飛卿頓了頓，他也沒說謊，只是沒說明現況罷了。

「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啊……」

「有小孩溺水啦！快來救人！」

兩人自然往碧湖那頭望去，湖隄邊已聚集了一些人圍觀，人群中依稀可見一小童在湖間載浮載沉，看來體力不支，即將滅頂。

柳飛卿和林生連忙丟下瓜皮往湖邊去，柳飛卿還不忘抽起綁在樹幹上的竹掛旛準備扔下水當浮木救人。

「讓我來吧！」

柳飛卿平日不太幹粗活，一時叫他擲竿也不知怎麼個準，只好從善如流的遞給林生。

林生接過竿子甩臂擲出，只見「風水擇吉」四個字迎風飛揚，接著竹竿直插入水，剛好浮在小童面前一尺處，小童立即機靈的攀上竹竿，靠在上面喘氣。

「成啦成啦！」幾個鄉民歡呼，下水救人的船夫不久便把人撈上岸。

「林兄好臂力，好準頭！」柳飛卿拍拍他肩頭贊道。

「我也是耕過幾日田的。」見到人平安，林生也難得露出笑容。

男童上岸後咳了幾口水，手裡還緊抓著竹竿，臉色潮紅。

「小少爺你沒事吧！」幾名隨從似的人物趕來，團團圍住口中的小少爺，小少爺也不哭不鬧，喘口氣便惡狠狠的兇道。

「只是噲到水，不會淹死啦！你們誰都不准跟娘說！」

幾人聞言噤若寒蟬，心裡都怕被安上個照顧不週的罪名。柳飛卿看不下去，便排開眾人來到男童面前。

「多謝兩位恩人搭救，這是一點心意……」

爲首的認出他倆，當然畢恭畢敬的致謝，還摸出個沉甸甸的荷包準備送上。

柳飛卿一抬手止住來勢，轉過身對孩子道。

「沒本事就別學人泅水，怎反罵起人來？」

「誰說我沒本事！」男童急的跳腳，適才一點虛弱蕩然無存。

「你沒船夫叔叔的好本領，又沒這位林哥哥的好力氣，貪玩游水游到半途不繼力氣，還說不是沒本事？」

幾個隨從聽得膽戰心驚，怎麼也想不到一個素昧平生的「道士」竟敢大庭廣眾教訓少爺，但奈何他又是他們的恩人，只好暫時隱忍不發。

「誰說我貪玩！我只是想摘池裡的荷花——摘給娘——」

小少爺突地收聲，臉頰通紅，像是洩漏了天底下最大的秘密。

「這又何難？」

荷花長在湖心，要摘就非得泅水，不然就是泛舟過去。但柳飛卿無意下水，只在湖邊倚石而坐，嘴裡銜著支筆，在湖邊就水調起墨來，眾人見狀都忘了正事，等

著看柳飛卿究竟弄什麼名堂。

柳飛卿先在懷裡掏出把寫了幾個字的紙扇，轉了面，吸飽墨，極快便勾勒出幾支亂荷莖葉；接著筆往湖水一洗，反手打開另一個胭脂盒，蘸了蘸粉嫩的嫣紅，兩下撇掠，又是兩片紅嫩的花瓣，沒多久便是三朵姿態各異的嬌美紅蓮盛開在扇上，看得各人目瞪口呆。

「懂吧？這就是本事，不是只曉得空口罵人就好。」

柳飛卿拍拍小少爺濕漉漉的肩膀，另一手將未乾的扇子遞給他，小少爺只能傻傻的接過。

「我……我也要學！」

「要學畫，得先練好運筆，你還是回家把書法練好再說吧。」

柳飛卿一別手轉身而去，隨從沒忘把錢塞給殿後的林生，才既驚且喜的目送兩人離開。沒多久，一幕雲遊道士救子畫荷的戲碼，已在城裡傳得沸沸湯湯。

###

「倒好，沒了招牌，這下得改行當畫匠了。」

原本是覺得新鮮，他才捨畫匠而扮做問卜道士，想說不用浪費時間畫幾張「樣本」供人品頭論足，想不到開張第二天招幡便悠悠隨水流，可不能說是個好兆頭。

「伙計……我想……呃，寫幅招幡。」

不知是自己多疑還是占卜神準占出了名，柳飛卿總覺得今天大街上總有人盯著他瞧；就連目下雜貨店的伙計，都睜著一雙細眯眯的眼上下打量，彷彿他是待價而沽的貨物。

「可以拿幅畫來換嗎？」

「啊？」

柳飛卿被問得一頭霧水，小販以為他不滿意，連忙改口。

「不然拿張箋紙畫兩道也可以……」

「咳。」

打斷伙計的不是柳飛卿，而是一旁面生的中年人，柳飛卿和伙計同望著他，不明白他怎麼要插一腳。

「先生請借一步說話。」

叫得出先生，自然指柳飛卿了，伙計只好摸摸鼻子讓開。

「有何指教？」柳飛卿跟著中年人走到一邊，原來還有輛馬車隨著他來，馬鼻嘶嘶噴著白氣，看來剛停下不久。

「先生貴姓柳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前日在碧湖邊擺攤營生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柳飛卿挑起半邊眉毛，這裡人生地不熟，怎有人會指名道姓找他？他又沒簽下什麼借據賣身契的。

「小的是飛雁坊總管，敝姓王，當家有請柳先生走一遭。」

柳飛卿心底打個突，難道連夫人說他夢占的準，要請他回府順便看風水不成？

他表面上裝作一無所知，心裡其實有些忐忑不安，這幾天，他雖是掩藏行蹤，但早晚出入縣衙，自然擔心連夫人看穿他的身份。

「有何貴幹？」

「先生勿怪小的唐突，當家知道西市題字的僅此一家，柳先生既失幡，自然會到這兒重題一幅，於是便命小的前來迎接先生，當面感謝您昨日義救稚子——就是

我們家小少爺——的恩德。」王總管一邊說，一邊弓著身子請他上馬車。

「你們家少爺？」

電光火石間幾個念頭閃過，柳飛卿終掩不住驚訝，昨日見那男孩衣飾華貴，只以為他是哪家富人的孩子，沒想到正是施二爺和連夫人的獨子。

「那和我一起擺攤的林生呢？」

雖然疑雲稍解，但林生怎麼說亦同為救命恩人之一，若是想當面致謝，自然是請他們倆一起，怎麼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先攔截自己，還大有不容拒絕的態勢。

「小的不清楚。」

知他是奉命行事，也知道不可能再問出什麼，柳飛卿只好硬著頭皮上車，何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連夫人總不會心狠手辣到殺人滅口再拿他的血染布吧？

車輪轆轆滾過石板路，緩緩朝郊外而去。

飛雁坊的的染織場位於城外十里處，原是施二爺與大房分家後自行賃下的。後來飛雁坊經營有成，施二爺便大手筆購下附近空地和後山，開闢為染織工場，並種植各式染料原植物，生產過程一氣呵成，不讓外人有竊取技術之機，更因為能控制成本，利潤和品質皆在運籌帷幄間。

感覺到馬車行駛上緩坡，柳飛卿好奇一掀簾，滿山遍野的紅陡然嚇著了他，再仔細看，才見到幾十個男女老幼穿梭在花叢間，正忙著以指尖捻出肥大花苞裡紅中帶黃的花絮，放進胸前網兜中。

「這是在採……紅花嗎？」柳飛卿直覺猜道。

「紅花花絮一由黃轉紅，便要趁露採收，如今已有些遲了。」

王總管蹙眉道，而柳飛卿無疑是吃豬肉沒看過豬走路的一類人，只能盯著眼前花團錦簇，連連頷首稱是。

「恕我無禮問句，採這麼多紅花，你們飛雁坊用得完嗎？」

王總管釋然一笑，也爽快把部分不怎麼秘密的工序向他透露：「摘了花，我們也要看成色，帶黃色多的分一類賣給藥商，帶紅色多的則聚集在一起，淘洗壓制成紅花餅供染用。在下敢說，山南、劍南一帶種紅花、槐花、黃蘗、菘藍的，就我們這半山是專為染色而植的，慎選品種下，染出來的色澤自然勝人一籌。」

柳飛卿暗地咋舌，不過話雖說的好聽，還是無法說服他那妖豔的「如意紅」，僅只是挑選稍微紅花就能染出。

「原來如此，不才受教了。」柳飛卿放下簾子，一副佩服的五體投地貌。

行了近半個時辰，馬車終於到達目的地。一掀簾子下車，柳飛卿就感覺施府上下個個殷勤招呼，周到至極，讓居心叵測的他有些不自在。

在客廳品嚐著蓮子湯和糖蓮藕，柳飛卿一邊和王總管有一句、沒一句的說話，一邊等候連夫人的到來。就如他所料，林生並不在此行受邀之列。

等了約莫一盞茶的時間，珠簾幾下脆響，連夫人終於牽著梳洗整齊的兒子出廳，兩人同時起身相迎。

「劣兒昨日受驚，折騰一晚才睡下，所以起得有些遲了。讓貴客久候，真萬分抱歉。」連夫人移步到主位坐下，讓兒子侍立一旁，「瑞兒，還不答謝柳先生救命之恩。」

小少爺瑞兒上前心不甘情不願的鞠了個躬，又退回母親身後。

「夫人言重，少爺不必多禮。」

口頭雖說著客氣話，但見小少爺瑞兒垂頭喪氣的樣子，柳飛卿不禁暗自竊笑，想來是紙包不住火，嬌縱的小少爺被娘親訓了一頓。

瑞兒背著娘親扮了個鬼臉，柳飛卿卻視若無睹，開門見山朝正主道：「連夫人這回『請』柳某來，該不會還想占夢吧？」

連夫人一愣，顯然想不到柳飛卿說話如此單刀直入，瑞兒更是忍不住好奇的問道：「占夢？娘娘妳之前見過他嗎？」

連夫人橫了兒子一眼，瑞兒乖乖住嘴不問，但一雙機靈活潑的眼仍不住往柳飛

卿身上打量。

「柳某說話不慣拐彎抹角，如有得罪，還請夫人見諒。」

柳飛卿微微一笑，既與非常人周旋，他這書生倔脾氣也容不得人看低瞧扁。

「未對先生明說來意，要說得罪，亦是妾身得罪了。」

連夫人一語雙關，淡漠的眼神終於露出一點興味，不知是否久經商場的緣故，連夫人說話總帶著世故老辣，彷彿隔了一層紗。

「令郎天資聰穎，稍加磨練，日後必成大器。」

「劣兒自幼失怙，妾身忙於打理雜事，疏於管教，讓先生您見笑了。」

柳飛卿這話倒出自真心，連夫人聞言慢條斯理的啜口茶，連她身後的瑞兒都覺得氣氛有些緊繃。

「今日請先生往寒舍一敘，除了當面致謝外，還有一事請教。」

「喔？請夫人見告。」

此時王總管早退了下去，因此連夫人也無所避忌，著瑞兒拿出昨日柳飛卿贈他的題扇，遞與原主。

「妾身見先生您畫的蓮清雅脫俗，不同凡品，但背後題詞卻似未完，還請先生一續。」

柳飛卿接過紙扇，一邊畫跡已乾，蓮瓣猶鮮豔欲滴；而另一邊扇面僅有兩行他前日觀碧湖興起，胡亂題在上頭的字，那天隨手以扇面作畫，沒想到連夫人卻以扇背大做文章。

「波影、滿池塘……」

他暗忖半晌，接著援筆立就，數行俊逸的行書便前後鋪排而出：

一點露珠凝冷

波影
滿池塘。
綠莖紅豔兩相亂
腸斷
水風涼。

連夫人望著扇上的字跡，一時竟怔了；瑞兒雖不解詞中真意，但也覺得扇上的書法瀟灑好看，遠勝自己的鬼畫符。

「叔叔，怎麼才練得出這麼好看的字？」

見他問的趣致，柳飛卿也笑著答：「用心的話，三年便有小成。」

「這麼久啊？」說著說著，瑞兒已湊到柳飛卿身旁一起端詳。

「止，吾止也；進，吾往也。不開始，怎會有成功的一天？」

再面對柳飛卿，連夫人的目光已然柔和許多，「妾身有一不情之請，先生幸勿推卻。」

「夫人這是試我身言書判再授與重任嗎？」

「豈敢，先生說笑了。」連夫人收下半乾的扇子，道：「妾身想請先生作一幅畫，不設期限，潤筆隨先生之意，可先支付一半定金。」

柳飛卿心中一凜，這麼優渥的條件，連夫人這精明商人不怕他獅子大開口？

「白蓮，就只畫一朵白蓮。」

###

要他畫白蓮，但施府中種的盡是紅蓮。

他沒收定金，也還沒開價，只拿了幾吊錢當幾天沒開工的食宿費。連夫人已吩咐下來，施府的花園隨他進出取材，看來經過幾番「試煉」，他柳飛卿已經達到她「用人不疑」的標準。

但總有種被算得死死的感覺，他心想。

說是取材，但施府根本無材可取，偌大池子盡是深淺不一的紅蓮花，據施府的僕人說，幾年前池子仍多白蓮，但不知為何開花的越來越少，反倒紅蓮一年年逐漸填滿池子，終至白蓮銷聲匿跡。

這幾天，端兒纏著他淨要他教書法，有時這麼一教一學又是一天。幾天下來，畫未動筆，亦不見探聽到什麼獨門消息，僅要了幾個紅花餅來研究，弄得一手紅洗也洗不掉。

目下，他只好偶爾回客棧，麻煩店小二暗地送信往縣衙報平安，白天則多待在施府吃喝拉撒，看似愜意，卻有點過意不去。

像現在夏日炎炎，他無心作畫，就蓋著草帽，靠在池邊的大石上假寐，一根手指也不想動。

「柳叔叔你果然在這裡！」

瑞兒咬著糖葫蘆跑過來，見柳飛卿沒反應，便嚼了最後一顆李子，伸過黏膩的竹籤意圖要搔他癢。

「別戳了，小心螞蟻等下把柳叔叔抬走。」

瑞兒吐吐舌，扔下竹籤，改抱他身旁的幾卷白紙過來。

「叔叔怎麼不畫畫？」

「沒有靈感，你懂嗎？就是腦子卡住，怎麼都畫不出來。」

他作畫向來是隨性所致，一旦失了天時地利人和，就生了懶性，怎麼也畫不滿意，因此他在京城對這類差事多半敬謝不敏，這回算是例外。

「你不會畫白色的蓮花嗎？」

「不是『會不會』，而是『好不好』的問題。」

柳飛卿掀開臉上草帽，抽張畫紙鋪在石上，擺了硯台要端兒磨墨。僅見他以淡

墨勾了花瓣，較重幾筆勾了葉脈輪廓，接著倒了些胡粉在色盤上調成白色。

「這是娘娘擦臉的白粉嗎？」

「是啊，不過記得提醒娘娘，擦多了會變成黃臉婆。」

他邊說邊熟練的將白色調稀罩染花頭，以花青墨暈染葉片，再以芽綠色描出花瓣下初青的部分，接著以石綠、草綠暈染葉背及莖，最後以黃色勾上蕊，即便沒有實物為本，一朵嬌羞的白蓮很快亦躍然紙上。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畫得很漂亮啊！」

「但畫不僅要『漂亮』而已，就像美女不僅身段窈窕，五官端正，還各有各的氣質，或清冷，或優雅，或嬌俏，或潑辣，或許帶著可親的缺點，不然只是具空有軀殼的漂亮娃娃。」

瑞兒張著嘴，眼裡滿載疑惑，顯然有聽沒懂。

柳飛卿才發覺他說這話的時間早了十年，悶咳一聲，轉了個彎，「總而言之，就是要依據花的特性抓住神韻，否則畫得再像，也只是個畫匠。」

「神韻？」瑞兒盯著紙上的白蓮，一時間恐怕難以領悟。

「這張就送你吧，不收錢的。」他把畫紙塞到瑞兒手上，自己蓋著草帽又睡回地上，隨口問道：「今日背書背得如何？」

「整天背『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』，無聊死啦！」

說到背書，瑞兒的氣又來了，他的教書先生雖然是飽學耆宿，但年近古稀，連拿板子教訓他的力氣都欠奉，整天只會要他背書，背不全就頂著板子罰站。

「論語呢？」

「剛開始背……」瑞兒的聲音有些心虛，其實他是趁罰站而老師又打瞌睡的時候偷溜出來的。

「萬事起頭難，多背幾本書，自然下筆如有神。背得好，改天柳叔叔帶你出去玩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瑞兒眼睛一亮，連夫人怕他學壞，只准他在偏僻山間的施府內活動，偶爾出外洽公才帶他同行，方有上回的採花溺水事件。

「對啊，我們可以去找林叔叔——你另一位救命恩人——要他帶你去買漂亮的白蓮花送給娘親。」這樣你柳叔叔就不必搜索枯腸，強為畫作了。

瑞兒不知柳飛卿肚裡打什麼主意，自然忙不迭應承。不管去哪兒都好，他只想撇開一干隨從自由活動。

說著說著，一條毛茸茸的手臂，突然搔上柳飛卿的胸膛。原本以為是瑞兒弄鬼，想不到睜眼一撈，撈到的卻是隻通體漆黑的猿猴。

「猴子？」

「小黑！你來看我了嗎？」瑞兒熟絡的招呼，猿猴身軀約莫有歲半孩童大小，因此瑞兒抱的有些吃力。

猿猴親暱的偎在瑞兒的胸前，把瑞兒當樹幹般緊摟著，還轉過頭朝柳飛卿咧嘴一笑，表達友善之情。

「你和牠……認識？」

「是啊，小黑住在後山的樹林裡，十天半月就來看看我，在府裡，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

小黑伸出長臂，抓抓柳飛卿的手指當是握手，柳飛卿也只得摸摸他柔順的毛髮算是答禮。

「小黑很可愛吧！」

小黑有如通人語般，連連點頭同意瑞兒的話，柳飛卿看得嘖嘖稱奇，不禁想起棧道「師父」的話。

「等牠成了白眉神猿，就會說人話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瑞兒信以為真，忙不迭教起黑猿學話，而黑猿亦頗通人性，即使鸚鵡學舌，幾個單音重複一念一學，聽來也似模似樣。

「牠看起來還小，母猿沒跟著牠來嗎？」柳飛卿半蹲著身，打量猿猴烏亮皺折的額頭，這還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蜀地傳說中的「神猿」。

「不知道耶，大概小黑跟我一樣，也是瞞著娘親偷偷出來玩吧？」

「嘶！嘶！」

小黑亮著一排潔白的牙齒，嘶嘶的叫聲就像在說「是」，逗得瑞兒哈哈大笑。

「不過小黑好像很怕娘娘，每次見到她都嚇得發抖。」

「瑞兒。」

說巧不巧，連夫人正好領著幾名僕婦從小徑而來，而小黑果如瑞兒所言，全身毛髮聳立，幾下便從瑞兒懷中掙脫，一溜煙跳到林中不見蹤跡，末了還眼帶驚恐的回望一眼。

柳飛卿掀帽而立，瑞兒則有些悵然，小手緊拉著柳飛卿的衣襟。

連夫人像是沒看到二人一猿適才和樂融融的景象，張口便道：「瑞兒，你的日課完了嗎？怎麼盡煩著柳先生？」

「不妨事，是我和他鬧著玩」。

柳飛卿開口解圍，輕拍瑞兒的背要他回娘親身邊。

時近傍晚，連夫人使個眼色，著僕婦帶瑞兒用膳，瑞兒依依不捨，連夫人卻留在原地，看來還有話要說。

「幾天來，柳先生還習慣嗎？」

「我……嗯，漂泊四方，吃住都不挑剔，夫人不必爲我這閒人費心。」

「瑞兒天性好動，我得板起臉才管得動他，非是對先生無禮。」

柳飛卿搖搖手，笑道：「夫人身兼父職，辛苦自非我等外人可揣度。」

連夫人微微一笑，僕人送上兩杯剛沏的蓮花茶，兩人就隔著石桌對談起來。

「不瞞先生，瑞兒的蒙師年紀漸長，不知先生是否有意……」

「柳飛卿鄙陋下士，周遊各地，只爲生計著想。」知她話意，柳飛卿索性截住話頭，「何況，妳不怕端兒被我越帶越野？」

「先生忒謙了，您飽學多識，捨身道門豈不有負凌雲之才？」

「何來有負？我只是爲所欲爲。」柳飛卿褐色的眼瞳轉了轉，打趣道，「聽來可比端兒還任性啊！」

「妾身明白，先生鴻鵠之志，豈會甘心拘促一隅？」

對於這番恭維，柳飛卿不置可否。有時候，人的定見是很難改變的。

連夫人端坐於石凳，柳飛卿則不顧儀態的盤腿坐在地上，兩人同樣看著頭頂一輪皎潔的明月，一時無語。

「丹青有窮，而荷塘月色無窮盡時。」柳飛卿起身負手而立，夏夜晚風拂在面上，吹起一頭亂髮，「夫人何必捨近求遠？」

連夫人無語半晌，「這池子，自從先夫過世，便再開不出白蓮。」

她悠悠道，語氣不見哀戚，僅餘淡淡的愁。

紅豔的蓮，到了夜晚姿容不比白日，總顯得有些黯淡，倒是那股子香仍若有似無的縈繞四周。

「夫人說笑了。」

「說來的確可笑，因為我從不敢靠這裡太近，只怕聞到那香……」

連夫人倏地收口，柳飛卿依然喝著蓮花茶，嚼著糖蓮子，眼望著搖曳生姿的蓮花，眼神澄澈。

「怕什麼？」柳飛卿的聲音，猶如蓮花茶般溫潤，「既已深植心底，又何須懼怕？」

深藏心底，並不代表遺忘。

幾日觀察，他看出這貌似堅強的當家夫人，內心實有不得為人知的柔弱，但也是對亡夫難以磨滅的思念，支持起今天的她。

「我……」

連夫人有著自己也不明白的猶疑。在外人眼裡，她從來就不是要人照顧扶持的纖弱花朵，而是堅強精明的當家主母。丈夫過世，她以財自衛，不僅將家業打理的井井有條，同時細心栽培雛兒成人，從內到外都無懈可擊。

奈何在柳飛卿面前，她就像脫了殼的寄居蟹，無所適從的尋找掩護，只能任由他擊中要害，從第一次碰面至今皆然。

「只寄託在他人感情上的『心』，終究太脆弱了啊！」

###

一缸白蓮靜靜擱在牆角，含苞待放。

前晚，連夫人近乎落荒而逃的告退。接下來幾天，猶如池中白蓮般芳蹤杳然。反倒瑞兒常帶著小黑找他。而他閒暇便講些史記的王侯將相故事，難得瑞兒大部分時間都聽得津津有味。

昨日，爲了獎勵瑞兒的好學，柳飛卿將他藏在大竹筐裡，藉故帶他偷溜出府半天，逛市集看花。兩人還找了猶在碧湖邊擺攤的林生同往，三人千挑萬選買了一缸白蓮花回來。

「清，寡婦也，能守其業，用財自衛，不見侵犯。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，爲築女懷清臺……」

粗略講過項羽本紀和伍子胥列傳，柳飛卿今日刻意挑了較生澀的貨殖列傳，好讓他瞭解「做生意」究竟是怎麼回事。奈何貨殖不比故事好講，講了半天也講不完半篇，難得瑞兒不逃也不打瞌睡。

「爹死了以後，娘就是寡婦了嗎？」

瑞兒突地問道，柳飛卿一愣，放下書，只能點頭以對。

「難怪，他們都在背後偷偷講……我早忘了爹長什麼樣子，娘是尖面，我是方面，所以我應該長得像爹囉？」

瑞兒雙手撐著頭，雙眼盯著水缸上的倒影出神。

「你還有個這麼疼你的娘親，柳叔叔很小的時候爹娘就過世了，只有我和弟弟相依爲命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瑞兒一喜，但隨即覺得不大禮貌，便斂容道：「柳叔叔，娘娘應該很想念爹爹吧？」

「當然啊，等你長大，就要代替你爹好好照顧娘親，知道嗎？」

柳飛卿揉揉他的髮，瑞兒認真答應。

兩人正談著，小黑焦急的身影突然穿窗而入，一陣風似的踩上榻撲到瑞兒懷裡，差點沒踩壞了白蓮花。

「小黑你怎麼了？」

「受傷了嗎？」柳飛卿像給小孩探熱一般，把手放到小黑額上。

小黑猿看來沒受傷也沒病，只是靠在瑞兒懷裡瑟瑟發抖，不時發出哀鳴。

「嗚，嗚嗚……」

「牠好像很難過……」柳飛卿仔細端詳小黑，此時的小黑像個棄嬰般無助，眼波閃啊閃的。

瑞兒摸著小黑柔順的毛髮，試圖安撫他，「小黑每隔一兩個月就會像這樣……很煩躁，有次還抓著我拉我往外跑，急得連我的手都抓傷了。」

瑞兒拉起衣袖，指指手臂上的疤痕；小黑扁著嘴巴，圓滾滾的大眼珠泛著淚光，似有無限委屈。

「舅、舅！」牠手指窗外，嘴裡發出含混不輕的音調。

「舅舅？我的舅舅在很遠的縣城裡……」

柳飛卿心裡納悶，猿猴本性質樸，既非患病不適，也沒有理由作偽，莫非其中真有蹊蹺？

「他不會要我們去『救』人吧？」

一言至此，小黑竟如心有靈犀，一手抓一個，拉著他們兩人就往外走。

「小黑，別拉啦！」

「無妨，就看牠想帶我們去哪裡。」

才出房門，小黑就領著他們一路往偏僻的後山走，只是牠動作靈敏，有時幾下攀援便可越過的山路，柳飛卿和瑞兒可得繞個大彎才跟的上牠，急得牠是不時吱吱抗議。

「牠該不會帶我們去挖寶藏吧？」柳飛卿咕噥，不知不覺走了近半個時辰，他的腿又累又酸；平日嬌生慣養的瑞兒，已經累到沒氣回話。

「話說回來，這後山都是你們家的嗎？」

柳飛卿問道，順便在路邊撿了根樹枝給瑞兒當柺杖。

「嗯，只是娘從不准我接近這裡，說有很多蛇、蜈蚣、蠍子之類的毒蟲。」

「不會吧？」柳飛卿打個冷顫，四肢百骸頓時如蟲爬過般麻癢。

路邊野草漸如人般高壯，得勉力撥開才能前進，小黑猶精力旺盛的蹦跳，一片荒蕪下，兩人一猿終於看到間石砌的小屋掩藏其間。

原本蟬鳴唧唧的疏林，突然變得靜寂無聲。柳飛卿自然而然護在瑞兒身邊，小黑也察覺到周圍氣氛不對勁，一骨碌爬上瑞兒的肩，決定與他們同進退。

「啊呀！」

淒厲的哀叫聲從屋內傳出，兩人面面相覷，確定不是幻覺。

「有人……人在裡面嗎？」

瑞兒緊抓著柳飛卿的衣袖，柳飛卿一顆心也是吊在半空，想破頭也想不出怎麼在施府的後山會有間破石屋，石屋裡還有個「人」在慘叫？

石屋外表看來密不透風，且樓底甚矮，鐵門只比瑞兒高些，像柳飛卿般的成人必須彎著身子才能進門，遠遠看來就埋沒在荒草間，十分不起眼。

屋前有條小路，但兩人一猿均繞了個圈到石屋後，不敢直接從正門而入。

「快來，這裡有扇氣窗。」

柳飛卿以手勢兼口形道，瑞兒和小黑躡手躡腳而去，三雙眼睛同往鏽跡斑駁的鐵欄杆後望去。

「娘——」

柳飛卿連忙掩住瑞兒的嘴，內心驚異不在其下。

石屋裡陰暗潮濕，僅容旋馬。連夫人弓著身子，手持尖刀，一身染工粗布衣裳染滿絳紅血跡，神情冷酷，幾乎變了個人。

一隻毛色澄黃，只有頂冠漆黑的瘦弱母猿跪坐在她面前，母猿的手腳以手銬腳鐐鎖死釘在牆上，神情萎頓。

「與我兩升。」

「唔呢！唔呢！」

「汝兒安好。」

連夫人與母猿一問一答，竟如相識多年。母猿又悲鳴數聲，方接過刀子往自己皮肉刺去，鮮血泊泊流入地上的大碗，看得人怵目驚心。

柳飛卿低頭望望小黑，雖分辨不出牠倆面容有何相似之處，但看小黑焦急的模樣，母猿應是其母無疑。

「娘的樣子好可怕！」瑞兒語帶懼意輕聲道，小黑則在瑞兒懷中不安的扭動，關切之情溢於言表。

連夫人冷眼盯著猿血一滴一滴注入大碗，直到碗中血近八成滿，她才上前為母猿止血包紮，而母猿已經奄奄一息，只能靠在牆邊閉目休息。

連夫人小心翼翼的將血倒進腰間皮囊，空碗擱回地上時已一滴不剩。

原來傳聞不盡是假……柳飛卿心想，城裡人繪聲繪影的「慘叫」，原來是極似人的猿啼，人血也非人血，而是猿血。雖不明原理為何，但連夫人應是利用猿血和紅花配製秘方染紗，才染得出那樣鮮豔詭媚的紅。

收拾停當，連夫人瞥了母猿一眼，留下些乾果糧水，便轉身離開石室，臨走前將門以鐵鍊繞上一圈又一圈，重重深鎖。

瑞兒一鬆手，小黑便迫不急待的爬上氣窗嗚嗚哀叫，而兩人仍不敢出聲，直到確定連夫人走遠，柳飛卿才拖著嚇呆的瑞兒到門前。

「娘……不像平常的娘……」瑞兒語不成聲，心有餘悸的道。

「她的確不是平常疼你的娘親。」

柳飛卿嘆道，瑞兒不解的望向他。

「不管是好是壞，當人執著於某個目的，心就漸漸被欲望蒙蔽而不擇手段，這

時人就會變，甚至變得自己都認不得自己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若不是爲了你，爲了你死去的爹，妳娘親爲什麼挖空心思亦要染出最好的紗絹？我相信她絕不只爲了錢，而是爲了不負你爹的苦心，還有他們最愛的孩子——你。」

柳飛卿盡量將自己的意思解釋明白，瑞兒緊咬著下唇，慢慢消化柳飛卿的話。

「可是娘好殘忍，小黑也是小黑媽媽的兒子啊，看著自己的媽媽流那麼多血，一定也會難過的吧？」

即使連夫人的手段殘忍，柳飛卿還是慶幸，被放血的是隻猿猴而不是人，否則他真不知瑞兒該怎麼面對他敬愛的娘親，該懷著怎麼樣的心情長大成人。

「那，要進去救小黑的娘嗎？」柳飛卿將決定權交與飛雁坊未來的當家。

「嗯，當然要！」

聞言，柳飛卿從短靴抽出把精鋼匕首，「噹」一聲往鎖頭斬去，激出點點火星，但鎖頭只砍出道凹痕。

瑞兒摀著耳，不得其窗而入的小黑也繞了過來，扯著柳飛卿的衣裳哀求。

「你們退開點。」

雖說他十指不沾陽春水，但一點蠻勁還是有的，加上這匕首是大食傳入的「舶來品」，雖不至於削金斷玉，斬把鐵鎖還算十拿九穩。

「鏘」一下，鐵鎖與匕首同時應聲而斷，柳飛卿有點惋惜的撿起半邊刀刃，小黑已經推開門，飛也似的率先搶進屋裡。

兩人踏進屋內，一股酸腐味撲面而來，只見小黑抱著金絲母猿的大腿哀哀哭泣，母猿卻連動動手指都沒力氣。

柳飛卿矮著身子四處估量周圍環境。石屋內的布置其實和牢房沒兩樣，牆壁還

掛了把鞭子，沾著點點赭紅血色，想來是母猿不肯獻血時鞭答之用，但當然不能向瑞兒提起。

瑞兒過去和小黑一起握住母猿的手，柳飛卿踱近母猿，捧起一碗水到牠面前，母猿微微俯身喝了一口，眼睛終於明亮了些。

「娘、娘不是故意的，小黑媽媽妳不要死啊！」

小黑熟練的剝著香蕉皮，將香蕉塞進母親的嘴中，柳飛卿和瑞兒看了都心生不忍。然而匕首已斷，母猿又被更牢靠的鎖釘死在石牆上，沒有鑰匙，母猿可說插翅難飛。

見到愛兒在自己面前，母猿終於強打起精神，五指撫上小黑柔軟的胸毛，面露微笑。

「小黑別哭，妳媽媽很快就會好起來了。」瑞兒憐惜的撫摸母猿略顯黯淡的金色皮毛，心裡只希望牠們也能母子團圓。

然而母猿卻陡地掙開瑞兒的手，扯下另一邊手腕上的紗布，尚未結痂的傷口頓時滲出點點血跡。

「妳別亂動啊，不然扯動傷口……」

著急起來，柳飛卿也和瑞兒一般忘了人獸之別，淨是出言阻止；然而母猿亦鐵了心淨搖頭，終於滴了小半碗血到碗中，抖著雙手遞到柳飛卿這恩人面前。

「唉，我不要妳的血。」知牠感恩圖報，柳飛卿也只能沒好氣道，言畢瞥了瞥瑞兒，瑞兒同樣甩手擰頭。

母猿猶疑了下，把碗拿回自己嘴邊，做了個「喝」的動作，跟著又遞回柳飛卿嘴邊，盯著他微笑。

碗內的血猩紅盈然，饒是柳飛卿一時也不知所措，只得和母猿乾瞪眼。

「柳叔叔，小黑的娘好像想請你喝……喝他的血？」瑞兒戰戰兢兢猜道。

「喝妳的血？」要和他敵血為盟不成？

母猿連連點頭，嚼了幾口兒子餵的香蕉，精神也來了，還比出個強壯的手勢，然後眨了眨眼。

「喝了會像你一樣身壯力健嗎？」

事態演變至此，似乎有點詭異難言。柳飛卿隨口胡亂猜測，母猿竟也點點頭，柳飛卿這才不得不相信「猿猴成精則通曉人語」。

「喝嘛喝嘛，應該就像吃豬紅一樣吧？」瑞兒跟著慫恿，既然豬血、雞血可以吃，那麼猿血應該也可以吧？大不了生吃拉肚子罷了。

柳飛卿爲之絕倒，既不能拿這血向連夫人邀功，又不能硬灌回母猿體內，只好依眾望所歸，硬著頭皮憋氣一飲而盡。

「呃！」柳飛卿打了個嗝，濃烈的腥氣從他咽喉鼻腔貫出，噎的他呼吸困難，「這樣可以了……？」

「柳叔叔？」

柳飛卿突覺天旋地轉，不出半刻，便倒地昏迷。

僅餘母猿一雙晶亮的瞳孔在黑暗中閃爍。

###

無數個光怪陸離的夢境重疊，自以爲夢醒卻是另一個夢的開端，腦中只有七彩斑斕的幻象和斷續朦朧的情節。

終於，在一身冷汗浸濕被褥後，他醒了。

一張眼，柳飛卿便看到瑞兒屈肱睡在他床邊，旁邊還擱著個咬了一口的餅，兩個眼圈泛黑。

「柳叔叔，你醒了？」瑞兒揉揉眼睛，撐著疲累的身子坐起。

他也揉揉眼睛，本來眼前還罩了層薄霧似的，現在卻明亮如神助，物體一些細

微之處都能察覺無遺。

「我睡了幾天？」柳飛卿迷迷糊糊的問，不斷重複作著有知覺但醒不了的夢，讓他有些精神耗弱。

「好像三天三夜吧？」瑞兒打個呵欠。

「這麼久？」他搔搔幾天沒剃的青鬚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「是啊，前兩天叔叔你還發著高燒，幾個大夫都找不出原因，想不到昨天突然燒退了，我就想你今天一定會醒來。」

「大夫有說怎麼回事嗎？」

「好像是夏月感暑之類的。」

「我看是吃壞肚子。」柳飛卿拍拍小腹，「我只記得那天迷迷糊糊睡倒了，然後呢？」

他舔舔嘴唇，雖然喉頭血腥味已渺然，但那股辛辣味可是永生難忘。

「我……」瑞兒的表情有些歉疚，「後來我回府叫了幾個家丁，是他們把柳叔叔你揹回來的。」

「小黑呢？」

「我要牠先回山裡，我怕娘……」

「你娘親知道來龍去脈，有責罵你嗎？」

瑞兒一偏頭，「這倒沒有。」

「那她應該快來了。」

果不其然，話才落，連夫人便與兩名婢女推門而入，總是出現的這麼合時。

「瑞兒，別打擾柳先生了。」

連夫人使個眼色，婢女便上前拽著瑞兒的手，瑞兒看著母親的眼神難掩畏懼，一反從前對母親撒嬌使性子的富家小少爺樣。

「等柳叔叔精神好些，就來教你畫畫，嗯？」

柳飛卿一邊輕聲安慰瑞兒，一邊勉力起身，等他下床就座，客房裡僅剩他和連夫人兩人。

「夫人。」他禮貌的招呼一聲。

連夫人面對他坐下，眼神卻有些奇怪，柳飛卿不禁摸摸自己的臉有甚異狀。

「柳先生，還是該稱您為柳翹、柳飛卿公子？」

柳飛卿眉一挑，表面不動聲色，「悉聽尊便。」

「大夫說柳先生您今日應會好轉，那柳大人也該放心了。」

連夫人口中的柳大人，自然是縣令柳維正。

「翹……維正他沒有為難妳吧？」

「柳縣令派了大隊衙差，四處打聽你的下落。一問之下，才知縣令的兄長自長安遊玩，而後不知所蹤。後來客棧小二報官，妾身探聽之下才知詳情。」

「咳，勞師動眾，希望沒有驚擾夫人。」以往他隔天便給弟弟捎信，這回柳維正想必是幾天不見他蹤影，才不惜公器私用尋人。

「豈敢。」

「不才近日所為，皆出自個人意願，望夫人莫怪。」雖然總覺得越解釋越顯得狼狽，但他依然忍不住要說，「除了那天占夢是有意守候，救瑞兒、畫蓮題詩，完全出於巧合。」

「是嗎？」連夫人嚥口茶，斂眉垂首，看不出心緒。

兩人兜來轉去，仍隻字不提當日在石屋中的所見所聞，原本就不甚熱絡的氣氛，頓時冷了下來。

「這裡只有你我兩人，有什麼話，先生不妨直說。」

連夫人率先開口，然而柳飛卿的雙眼，卻陡然轉向角落的白蓮花，如同指南針被磁力吸引過去。

一團迷濛的白影，隱約現出個人形，正垂首嗅著開了七分的花。

花容丰姿婉約，連夫人也不禁移過視線，但不覺異狀。

「瑞兒說，這缸白蓮是先生和他挑的，是嗎？」

柳飛卿點頭，眨了眨眼睛。

「碧湖的白蓮花……我好些年沒看過了。」

柳飛卿倒不清楚這是否碧湖的白蓮，但顯然碧湖的白蓮對連夫人有非比尋常的深意。

「這事，我該謝謝你。」

「妳該謝謝瑞兒。」

柳飛卿雙眼重望連夫人，連夫人無言以對。

「在瑞兒眼裡，妳既是溫柔慈愛的母親，也是嚴厲督導的父親。」

連夫人扯動嘴角，替他把話接下去，「但如今，我卻讓他失望了是不？一個殘忍的女人，爲了錢，不擇手段的折磨一隻畜生。」

「畜生也有情性，妳傷了瑞兒的心，毀棄了他對你的信任。」

「小黑……原本鎖在我房裡密室，每逢我取血之時，才帶著牠脅迫母猿供血，有次途中不慎讓牠脫逃，想不到牠留戀母親，幾年來仍待在施府後山，還與瑞兒相識。」

「猿血便是府上染紅鮮豔不褪的秘技？」

「沒錯，數年前，先夫從西域異人口中聽聞，猿血染紅色鮮牢固，與紅花共用可起相輔相成之效，便往西蜀捕猿一試。當時那幼猿——也就是小黑誤觸陷阱，母猿爲了救子，才同陷囹圄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「很傻吧？即使現下無人質在手，只要一句『汝兒安好』，牠就會平靜下來自願割腕獻血，一點都不懷疑話中真偽。」

「人言爲信，猿猴不解世間詭詐也是自然。況且天下父母心，爲了孩子，情願犧牲所有。」

「牠是情願相信，就像我，情願相信『他』還活著。」

角落白影有了動靜，手上似乎拈了朵蓮花，緩緩移至兩人身邊，柳飛卿雖覺有異，但一時只懂拿眼瞧「他」。

「還記得我和你說的夢嗎？」連夫人幾近慘笑的道：「其實這夢還有後半段，先夫持著蓮花的手是淌著血的，血往花莖流，血色卻漸漸滲上花瓣，直把花瓣染成鮮豔欲滴的紅，他方睜眼望著我。」

「猿血的秘密，除了我，就只有先夫知道。先夫一直極力反對用猿血染布，說有傷陰德，我笑他迂腐，心想再抓一、兩隻金絲猿替換便可，沒想到之後幾次入山，均空手而返，只好拘禁母猿至今。」

柳飛卿嘆口氣，這道理就和集腋成裘一樣，總要殺多少隻狐狸雪貂，以如何殘酷的方法剝去毛皮，才能製成一件狐裘、貂衣。但物越珍稀，人們就越趨之若鶩，律法不能判斷對錯，只能以人性譴責其無道。

「飛雁坊是先夫和妾身的心血，我絕不容許他人沾手覬覦。」連夫人沉聲說，「只有染出最好的紗，方是生存之道。」

「那瑞兒呢？他能接受母親貪財好利，而以稚子威脅母親就範——即使是隻猿猴？」

「別再說了！你有什麼資格？」

「我的確沒資格，但我想施二爺也不願妳……」

「你豈知——」

話未及，柳飛卿突然出了神似的呆如木雞，口形不自覺吟哦微動，一串詩句從他口中流洩而出：

無一事，堪惆悵，須圓闕
長思憶，莫負少年時節

那彷彿是兩個人的聲音重疊，連夫人的雙唇顫抖著，年輕時那段無憂無慮的時光，不由自主浮上她的腦海，有她熟悉的音容笑貌，亦有忘也忘不了的……

「譽郎、譽郎……是你嗎？你回來了？」淚水終於奪眶而出，連夫人掩面抽泣，向來冷靜自持的偽裝崩潰。

「奇怪，我剛說了什麼？」柳飛卿腦裡一片渾沌，只覺得才一晃神，連夫人的眼淚便突然決隄。

白影的目光溫柔，卻是朦朧難辨，直望著兩人。

「啊，難道譽……難道你就是施……？」柳飛卿聯繫起白影的存在，頓時脊柱一涼，像被當頭澆了盆冷水，一句話怎麼也說不完整。

白影沒有回話，此刻，白色的蓮花在他手中仍是純淨的白。

「譽郎，你教教我，教我該怎麼辦……」連夫人的指間滲出點點淚水，突地，她放下手，緊抓上柳飛卿的衣袖。

「柳先生，是你吧？是你做法招魂……你知道譽郎在哪裡？」

「不，不是我。」

那是心而致境，境而引神魂自至。

「夫人，其實妳早就明白了吧？」柳飛卿喃喃道，也不期盼有人回應，「爲什麼總要蒙住雙眼，拿起盾，舉著劍，盲目對待身邊所有的人？」

連夫人雙手一鬆，腕上玉鐲「扣」一聲敲在雲石桌面。

虛幻的白蓮擱在她面前，渺如輕煙通透。

背後蒼白哀傷的臉，浮出一絲幾不可見的笑容，而後轉身，漸漸消逝在窗紙灑過的夕陽下，僅留一室花香。

柳飛卿目光瞥向水缸上的蓮花，不知不覺，那花已是盈然盛開時。

「夫人還記得那佛偈？不必形於色，不必形於丹青筆墨，那盛開的花朵早已直指妳心。」

###

又是幾天過去，話一說開，柳飛卿反倒心安理得。多虧柳維正平日勤政愛民，府裡眾人知他是縣令長兄，更敬畏幾分。

柳飛卿長於詩賦，經義本非所長，於是經連夫人同意，正式聘下爲林生爲瑞兒的座師，他樂得逍遙四處遊山玩水。林生雖頭一遭爲人師表，卻似模似樣，不必打罵喝斥，瑞兒見他便像老鼠見貓，只能苦著臉乖乖由默書學起，課本當然也從千字文換成五經正義。

不知不覺，終於到了離別的時分。

過了立秋，暴雨已歇，江水回落，西南風起，最適宜船隻順流而下。柳飛卿身無長物，簡單打點好行李便可出發，只是身後羈絆的人情，卻是怎麼也帶不走的。

「柳叔叔，祝你一路順風順水，平安回家。」瑞兒學著長安京裡人的習慣，折下柳條，編成個手環給柳飛卿戴上，當作送別表記。

「若練得一手好字，記得送到這位柳叔叔家裡，讓他捎給我欣賞欣賞，知道嗎？」柳飛卿指指一臉肅穆的柳維正，瑞兒只覺得他和新老師一樣可怕。

「還要聽娘親和林先生的話，知道嗎？」

瑞兒無語，只是睜著一雙眩然欲泣的大眼睛，柳飛卿摸摸他頭，便轉身往岸邊碼頭的連夫人道別。

「這些日子叨擾夫人了。」

「哪裡的話，瑞兒多虧先生您管教。」

連夫人的面容恢復以往的平靜無波，只是眉間舒展了些，表情隨之柔和了些，據府裡人說法，就是多了點「人味」。當然，精明果斷的生意頭腦依舊。

那缸白蓮現供在她床頭，之後，兩人也有默契的沒提起當日之事，瑞兒更是一無所知。

「先生……可知他過得好嗎？」

「此乃我能力範圍之外。」

連夫人釋然一笑，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，是我問得癡了。」

這回換柳飛卿莞爾。

「夫人，能換我問你一個問題嗎？」

「先生請說。」

「夫人知曉，常人飲下靈猿之血會如何？」

連夫人思索半晌，雙眸湛然，「野史曾載，靈猿血若使具仙骨者飲之，能使之通靈見鬼；常人飲之，則有健骨通經脈之效。」

「見鬼……多謝，我想我明白了。」

連夫人頷首，接著微示管家送上十匹布帛，均是飛雁坊織染的上等貨色，若是拿回京都變賣，足足柳飛卿折抵來回旅費有餘。

「賤物聊表衷心謝意，望先生不辭。」

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柳飛卿爽快收下，一股腦往大竹筐塞去，再用塊破油布蓋起來，看得一旁的林生和柳維正均蹙眉以對。

「這就叫『禾稈蓋珍珠』，好讓江洋大盜也看走眼。」

連夫人遠遠的上了馬車，就等林生和瑞兒回府，幾人便沒甚顧忌的說話。

「自飛雁坊放出『如意紅』將停產的消息，僅一匹紗的批價就翻了四五倍，至少這兩、三年，飛雁坊仍是穩賺不賠。」

柳維正不愠不火的說道，他從胞兄口中得知事情的前因後果後，便快刀斬亂麻的了結案件。眼下雲羅坊雖仍不服，但連見縫插針的機會都欠奉，只能坐視飛雁坊囤著奇貨可居。

「最近，遠至吐蕃、大食商人都前來縣裡探聽，『飛雁輕容』之名可說蜚聲四方。」

無論是術士或塾師，林生說話一樣是那麼正經八百，和柳維正可說一拍即合，相見恨晚。

「小黑呢？」

趁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之際，柳飛卿低頭在瑞兒耳邊問道，自上回石屋一別，他便沒再看過小黑與其母的身影，但從連夫人神色看來，牠們應是安全無虞。

瑞兒一眨眼，目光瞟向不遠處柳樹邊的亭上，原來小黑正趴在娘親的背上，笑嘻嘻的向他們揮手，母猿看來雖仍瘦弱了些，但也微笑以對。

「小黑居然知道柳叔叔你今天要回家，一大早就和牠娘親來我房裡，跟著我們一路出發。」

「那不就好了，你也別再生娘的氣了。」

瑞兒低頭，顯然心裡還有疙瘩。

柳飛卿知瑞兒的心結非一朝一夕可解開，勸慰幾聲，便轉頭朝柳維正和林生道：「維正、林兄，他日再相見，定要浮上三大白，方能盡歡。」

「大兄一路小心。」

「保重。」

「別了諸位。」柳飛卿灑然背起竹筐，提著包袱往船頭走去。

船哨嗚嗚響起，梢公解開纜繩，揚起帆，讓船緩緩順流而去。眾人揮手道別，清亮的詩聲，隱約隨著風聲應和。

「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還家。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！」